

中国女将军

档案

幽燕 编著

中国女将军纪实追踪



ZHONG GUO NU JIANG JUN JI SHI ZHUI ZONG

长城出版社

中国女将军档案

幽燕 编著

上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将军档案/幽燕编著. —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3

ISBN 7—80017—427—1

I. 中… II. 幽… III. 女性—将军—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961 号

出版发行:	长城出版社
印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550 千
印张:	24
定价:	53.60 元(上、下)

内容介绍

中国女将军,是英武女兵中的英武。她们是中国军人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然而,走近他们,你会发现她们有常人的情感。

走近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心中也有酸甜苦辣。

走近她们,你会发现她们确实不易:

红军女司令明筠,火线上生下女儿,被部下用箩筐抬着部署兵力,打了个大胜仗。

目 录

目 录

上

感悟女将军	(1)
世界第一女中将军	(4)
歌乐山下一女将	(19)
邵华	(28)
女将军的家庭生活	(41)
重视昨日的故事	(49)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83)
红军女将贺子珍	(238)
生命之树常青——刘英	(262)
风雪饥寒征途难——李珊	(283)
草原上的“红司令”——乌兰	(306)
张琴秋：驰名巴蜀的女将，大难不死的战俘	(322)
翟颖与钟路：“高粱红，谷子黄，谁占 东北谁称王”	(336)
红军女连长——郭长春	(345)

一份理性的报告——女将军、教授胡斐佩	(380)
--------------------------	-------

下

红军女将任志贞	(403)
鉴湖女将秋瑾	(650)
碧血丹心——抗日女将赵一曼	(706)
与万里长城共千秋——抗日支持李林烈士	(731)
李贞简历	(751)
贺子珍简历	(753)
李珊简历	(755)
乌兰简历	(757)
郭长春简历	(759)
后记简历	(760)

感悟女将军

……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

谈起军人，就会想起女兵。

谈起女兵，就会想起女将军。

尚武爱军，自古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提起我们中国古代的巾帼英雄，我们自然就会记起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提起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我们会想起北伐军中的女共产党员、红军妇女独立团的战士和红色娘子军，想起红四方面军妇女团长张琴秋、李贞她们的名字。

我们的女兵，和所有男性士兵一样，她们浴血沙场，纵横战斗，出生入死，为着民族的翻身、祖国的解

放，流血流汗，建立奇功。在战场上，他们是和男人一样的，因为战争是只怪兽，从来都让女性化的东西走开。

——而惟独这样，惟独她们是女性，她们在战场上就显得更难能可贵，更应受到尊敬和赞颂。

中国女性——中国女军人的与众不同，还令一切中国男人、女人自豪和骄傲。

不是吗，很多国家没有女兵，她们不敢从军。不是吗，自以为战斗力是天下第一的美国军队，从 1997 年才开始有女兵。

1962、1979 年边界自卫还击作战中，她们也仍驰骋前线。在她们面前，这一点是足让世界女人汗颜。

中国女将军，是英武女兵中的英武女兵。

中国女将军，是骄傲的中国军人的又一种骄傲。

1955 年，祖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在一千多名将军中，只有一名女性将军——李贞少将。1988 年第二次授衔以来，女将军逐步多了起来，军史记载着她们的名字：廖文海、胡斐佩、吴晓恒、李希楷、赵织雯、乔佩娟、彭钢、邓先群、贺捷生、钟玉征、王晓棠、晁福寰、邵华……

聂力，则是世界上的第一位女中将！

她们是中国军人的光荣！

感悟女将军

她们也是我们民族、我们祖国的光荣！

然而，走近她们，会发现她们也有着常人的情感。

走近她们，会发现她们的确不易……

世界第一女中将

聂力，世界第一女中将。

她是元帅的女儿，为中国国防科技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是她仅有4岁时，却随母被抓进敌人监狱，受尽了折磨；以后寄托老乡家，因生活所迫，又做了小工，和父亲见面时，已是15年后了。

她留学苏联，参加中国的导弹控制研究等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授少将、中将。她有一个幸福家庭，其夫为上将，却看重事业，认为爱情是事业的促进剂。

1930年9月，在上海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一女婴响亮的呱呱哭声在白色恐怖中显得有点毫无顾忌。她就是聂力。那时候，父亲聂荣臻做党的地下工作，被大家称为李先生。这位哭声嘹亮，脸蛋红彤彤的漂亮的小女孩，出生在一家美国人办的慈善医院里。父母高兴地给她取名叫李丽。

当时，母亲张瑞华在上海做地下党的交通员，在那种紧张的生活环境里，张瑞华一滴奶也没有。小丽丽不吃牛

奶，老是哭。聂荣臻白天在外面奔忙一天，夜间常抱着女儿，在前楼走来走去地拍着，一直到小丽丽睡着他才躺下来休息。张瑞华知道聂荣臻喜欢孩子，可是又担心他太劳累，好不容易才使小丽丽养成吃牛奶的习惯。

1931年4月，由于叛徒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聂荣臻到了苏区，张瑞华因丽丽太小，不能一道走，留下来继续做地下党的工作。一次张瑞华领着丽丽到公园，看到一个照相的，便给丽丽照了一张两寸全身照片。就是这张女儿的娃娃照，伴随着聂荣臻度过了硝烟弥漫的岁月。父女整整分别15年，父亲思念女儿时，就拿出照片来看看，一直把女儿的照片带在身边。

1934年春，张瑞华只身一人带着小丽丽住在上海英租界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把张瑞华、杨庆桂连同两个孩子一起押到了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两天后，又被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

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张瑞华始终说：“我姓王，从小没有名字，也不识字。丈夫李先生出门做生意，一去不归，自己带一个孩子，生活无依无靠。听说丈夫在上海，就到上海来找，临时借住了那间亭子里，时间不长，就被你们抓来了。”

审问、拷打、饥饿、寒冷……没有摧垮她们。

在那黑暗，冷酷的监狱中，小丽丽总是睁着惶惑的双眼，用那黑黑的纯真的眼睛观察着周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紧闭着小嘴很少说话，那非人的监狱生活使她第一次发现了人世间还有凶恶的敌人，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不久，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又住进了她们的监室。她们千方百计哄骗小丽丽，想要她说些什么。可是小丽丽就是不跟她们说话。

她总是默默地坐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小小的窗户，一缕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照在她瘦小的身躯上。她恨，恨凶恶的敌人残忍地折磨她和妈妈；她恨，恨黑暗的牢房把她和妈妈关在这里；她恨，恨窗房上的铁栏杆隔断了她和外面的世界……

为了获取情报，凶恶的敌人要把小丽丽送到孤儿院去。母亲紧紧地抱着她不肯松手。

小丽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燃烧起复仇的火焰。她敬佩自己的母亲，勇敢、顽强、无所畏惧。她学着母亲的样子，总是紧紧地咬着牙，闭着嘴。心里默默念着，不说，什么也不说，看坏蛋怎么办。

敌人无计可施，没有从她们的身上搜出任何证据，也没审出什么名堂，释放了她们母女和杨庆桂母子。然而这并不是放过她们，白天黑夜都有人在她们的房前屋

后监视，妄想放长线钓大鱼。可是她们却从敌人眼皮下逃走了。

1935年秋，组织上安排张瑞华去天津转苏区与聂荣臻同志会合。为了行动方便，也为了孩子的完全，小丽丽被寄养在上海郊区嘉定县毛齐华同志的亲属家中。

这户人家生活非常困难，儿子出去闹革命了，年老体弱的女奶奶带着聂力省吃俭用苦度日月。就要过年了，家里穷得没饭吃，女奶奶怕外面的狗咬小丽丽，自己拄着拐棍出去要饭。有时运气好，要到一点年糕，给小聂力吃上一口就算过年了。女奶奶非常疼爱小丽丽，常把丽丽搂在怀中说：“孩子，不管生活多难，我一定要把你养大，你要对你父母亲有个交待啊，也要对得起我儿子！”

丽丽稍大一点后，虽然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为了生活，出去当雇工，带孩子，洗衣、做饭、锄草、放牛、喂猪、种地、割麦、插秧、纺棉线，什么活都干过。她未成年的瘦小身躯肩负着人生的艰难，在这里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有时，她站在家门口，看到别人父母带着孩子去走亲戚，心里难过极了，小手紧紧地抓着门框，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她多想放声大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呢？你们快来接我吧！”

她不爱多说话，两只小手却总是不停地干着活。她

给别人当长工，一个月挣一斗半米，衣服是自己织的土布，自己缝的。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指着她说：“你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她没有地方去倾诉自己的苦难和悲伤。小小年纪，她从生活中悟到，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她患了疟疾，没有药，只好蹲在屋檐下晒太阳，企盼着阳光的温暖来治好她的病。有一次，她在地里摘棉花，腿被棉杆划破了，血流不止，她从地里抓起一把土迅速堵住伤口，鲜血染红了泥土，顺着腿往下流。没有药，又没钱，以至伤口化脓溃烂了好几年，骨头都露了出来；就这样她忍着钻心的疼痛还要下地干活。周围那些贫苦的大伯大娘们都同情地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受了这么多的苦，她的父母在哪啊？”

在艰苦中，她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应付和处理各种情况。1938年，周恩来派地下党的龚饮冰同志去寻找小丽丽，想把她接到父母身边。两位陌生的叔叔来到小丽丽住的破房子里对她说：“我们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小丽丽从没有见过他们，她自有主见，她躲在炉灶背后说：“你们骗我，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爸爸妈妈找我，叫他们自己来接，别人不行，别人接我，我不跟他去。”那两位叔叔怕生拉硬扯暴露了双方的身份，只好悄悄离开了。

为了生活，她又进嘉丰纱厂当童工。瘦小的她负着超强度的劳动，她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暴和旧社会的黑暗。她挨过资本家、工头的皮鞭，她和穷人的子女一道受苦饮恨。在拥挤的像集中营一样的工厂宿舍里，她和住上下铺的小姐妹们相依为命。

1945年抗战胜利后，聂荣臻和张瑞华想念女儿，不知孩子在哪。后来组织上派在上海工作的地下党员毛齐华回家乡，终于找到了丽丽。

聂力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父女分别15年后的第一次相见。那年，聂力正好16岁。

1947年，聂力进入荣臻小学学习。在第一班，共有7个学生，她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1948年，她进了华北育才中学学习。1949年2月，北平解放。这所中学又同北平师大女附中合并。

解放初期的师大女附中，许多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知名民主人士的女儿都在这所中学读书。校园里是姑娘们的天地，女孩子们在一起，总免不了谈论谁的衣服漂亮谁的鞋式样新。

在同学们的眼中，聂力像个“灰”姑娘。寒冷的冬天，她一身灰色的布棉袄、布棉裤、布棉鞋，棉袄外面还系一根皮带，很像电影里的小八路装束。如果不是她面容酷似聂荣臻元帅，凭这身打扮，谁也不会想到她是

帅府千金。

然而至今她的老师和同学提起她来，都会赞不绝口地说：“在同学中她学习刻苦、努力。”她留给师生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她诚恳的待人和那朴实的微笑。几十年过去了，她的老师提起她，还赞不绝口：“聂力是个好姑娘，是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刻苦学习的好学生。”

1950年3月，还是中学生的聂力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中毕业，第二年又考上留学苏联的预备班。那时聂力已经24岁了。“我这么大了，还去苏联念大学吗？”她请教彭真叔叔。彭真鼓励她：“我18岁才上高小，你们现在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啊！”

聂力牢牢地记住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她迈进了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的大门。

她把生命中最绚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寒冷的列宁格勒校园。她在知识的海洋里吮吸着营养。勤奋使她的知识日积月累，迅速骤增。这一切都为聂力日后从事国防科技工作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60年，聂力从苏联回国，和一批留学生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她穿上绿军装，从实习员、技术员当

起，走上了国防科研道路。她参加了导弹控制系统自动驾驶仪研制，作为下厂工作组成员参加了生产自动驾驶仪等具体技术工作。人是要有信念的，在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动力。她相信中国靠自己的力量一定把导弹、原子弹等国防尖端武器搞上去。有了信念，她不管干什么，都要干出个样子来。

十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不管七机部的派性斗争如何激烈，聂力领导的仪器室依然如故地正常运转着。她在政治龙卷风中立场坚定，决不随波逐流。

1971年，聂力从七机部调到备科研处工作。

1974年，聂力调到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76年底，该办公室由海军移设国防科委。1977年她又调到国防科委科学技术部海军局任副局长。

当时，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和发展航天技术，海上活动跟踪测量船队必须保质保量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聂力在工作中，总是像父亲一样深入到科研第一线，认真倾听研制单位的意见，了解设备研制情况，然后向有关省市领导汇报，征得他们的支持。在确定远洋测量船卫星导航方案时，聂力主张既要依靠自己的科研力量，又要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她和工作组实地